



黔北作家七十年

遵义市作家协会
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黔

北
作
家

七
十
年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黔北作家七十年/遵义市作协编选.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7. 2
(遵义文丛. 第1辑)
ISBN 7-221-07623-5

I. 黔… II. 遵…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贵州省—当代 IV. I218.7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020019号

黔北作家七十年 遵义市作家协会 编

责任编辑 杜培斌 王才禹
装帧设计 常磊磊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邮 编 550004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重庆市大正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字 数 338千字
印 张 13.563
印 数 1~1000册
版 次 2006年12月 贵阳第一版
2006年12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21-07623-5/I·1553
丛书定价 229.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举报电话: (0851) 6829704 6828637

《遵义文丛·第一辑》

序

写作的过程是寂寞中的一种冲动。仔细想来，出书的情形未尝不是如此。

科学家说过，时间是空间的扭曲。从这个角度来说，当年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两个重大事件：一是被迫长征的红军在经历“遵义会议”后，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从而奠定了中国革命的成功；一是抗战期间，被称为“东方剑桥”的浙江大学历尽艰难西迁到遵义办学——“武”也好，“文”也罢，两种长征在遵义都找到了一个“眼”，或者说找到了“感觉”。而七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也只是诗人的情怀；很多人的心目中，这七十年却一点也不轻松。他们生命的记忆里，城市是一点一点地被改变的，伴着风雨和阳光、欢乐与忧伤，一直到今天。但在一样的名义下面，这座城市就像咬破茧皮的蝴蝶飞了起来，仿佛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有活力；而他们却衰老了，不可逆转地衰老了。这就是时间，只有看见物质的变化，我们才可能琢磨它的存在；这就是历史，只有经过记忆的沉淀，成为生命的感觉，我们才意识到它其实是一种文化。

因为一种文化的照应，我们下决心出这样一套丛书。

贵州三件宝：一幢楼，一瓶酒，一棵树。遵义得天独厚，占了两件宝。一件是遵义会议会址，属于物质文化遗产；一件是国酒茅台的酿造工艺，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这两件宝，国家首批公布的二十四个历史文化名城，遵义就被列了进去。作为遵义人，尤其遵义文化人，这其实就是一种“福”。人终究是文化的动物；上苍让我们身居这样一个地方，并做文化的传承；这不是福是什么。尽管我们也有迷误，甚至有

时候也会做一些数典忘祖的事情；但最终，我们会对遵义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精神有自己的领悟。

用出版一套丛书的方式来对“武”和“文”的长征纪念，对正在进行的文化建设添砖加瓦，对现有的文学成果，哪怕挂一漏万，来一个检视和回顾，就是这种领悟的选择。

《遵义文丛·第一辑》有十一种共十三本书。

个人著作有八种。其中“沙滩文化”代表人物之一郑珍当年编纂的《荔波县志》稿，在遵义市政协支持下，也纳入了丛书。“沙滩文化”始终是黔北文化发展的一个座标。郑珍著作的收录，使丛书显出了应有的大气。另外七种个人选本的作者有记者、警察，有城管干部、税务和医务工作者，还有自由撰稿人。

赵尔庆、王世君夫妻是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多年从事文学创作。年初，尔庆兄在与病魔抗争二十多年后倒在病床上。住了医院，夫妻俩才想到出一本集子。我们紧赶慢赶；但尔庆兄在冬天到来的时候还是离我们而去，没有能够看见书的出版；这是我们大家的遗憾。

刘晓静的《打开春天》有散文、有报告文学、也有小说。体例虽然有差别，却丝毫也掩藏不住一个基层女警官的侠骨柔情。

性情率真的刘凤英发表在网络上的文章可能比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还要多。她把一沓文稿交出版社的时候，还附上几十张照片；照片为阅读多提供一个角度，成了这本书必不可少的内容。

子力是近年活跃于贵州乃至全国诗坛的我市青年诗人，《子力诗选》是作者公开出版的第二部个人专著，在这部厚重的诗集前面，作者配了不少照片。诗人不仅用诗句，也用照片表达对生活的热爱；这是读图时代为这套丛书留下来的一个痕迹。

许玲溢的《裸魂》也配了一些图，但不是照片，而是她的画。除了文字，她显然与这个世界多了一种交流。

杨家鸣快人快语，写文章也快。我们的印象中，她第一本散文集出来没有两年；而这第二本散文集又出来了。准确地说，她是一个行吟诗人，总不停地转动，才会有感觉。

船夫是我省较有实力的诗人。他的诗始终有一种追问，这有一点像他的人，总有一种躁动。当然，这种躁动伴随无穷无尽的想法。船夫是出了集子的；而这一本集子，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最系统，也最认真；这应该是他的诗的一个总结，至少是他的诗的一个阶段的总结。

遵义市作家协会编三种书，共五个选本。

《黔北作家七十年》是请老作家石永言担纲主编的。所谓七十年，如前所述，是一种照应。而作品发表的时间，先一点，后一点，却并没有严格的约束。另一方面，中国人喜欢整数，认为整数吉利和圆满。因此，我们也难脱窠臼，搭纪念“武”与“文”两个长征的顺风船，寄托对黔北文学的一种愿望。

《仡佬族作家小说选》一书，我们聘请著名学者曾祥铎先生主编。仡佬族是贵州省独有民族；遵义是仡佬族人的大本营。显而易见，遵义除了长征文化、茅台文化、沙滩文化，而以仡佬族为主的少数民族文化也是黔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这些年，如果仅从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来说，仡佬族作家的小说创作在各个兄弟民族中是不落后的；这从仡佬族作家的获奖情况及作品发表和出版的情况就可以看出来。仡佬族作家的小说能够收在一起成为一个集子，不仅彰显仡佬族文化，也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做了一项重要的工作。

《遵义新世纪文学作品选》分小说卷、散文卷、诗歌卷。小说卷由黄天舜先生主编；散文卷由贺黎明先生主编；诗歌卷由林茂前先生主编。他们三位身居要职，却都兼着遵义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新千年，新世纪，农耕文明背景产生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后工业文明背景产生的现代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正面临考验。只有改造和创新，形成新的文化高地，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一个国家的消亡，一个民族的消亡，其实首先是文化的消亡。推及一个地区，黔北文化面对未来，也必须有一种扬弃和吸纳的气度；并通过整合，在新的时代形成新的文化特质，也才能够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形成良性循环。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几本小书醒示的意义远远超越其选集的含义。我们呼唤新人。最终，我们希望黔北文化有一种新的形象站立起来。

万事开头难。《遵义文丛·第一辑》因为开头，经验不足，人手有限，还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既然开了头，我们就有理由相信，接下来的《遵义文丛》，会逐步克服这些不足，臻于完善，越出越好，越出越精。

这套书的编辑和出版得到了遵义市委、遵义市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得到了贵州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得到了遵义市财政局、遵义市民族宗教事务管理局、遵义市文联的大力支持；这些领导机关和管理部门对我们从事的工作有一种令人感动的默契。在此，我代表《遵义文丛》编辑委员会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一点说明和介绍，姑且为序。

赵剑平

2006年12月16日

目 录

小 说

- 1 两个不幸的友人 段雪笙
- 20 在贵州道上 蹇先艾
- 34 天灾与战祸 陈 沂
- 39 抗争 卢葆华
- 70 新秀才 寿 生
- 74 老人 夕 云
- 79 私逃 田井舟
- 85 风波 石 果
- 116 小姐妹们 傅 泽
- 128 山谷的声音 晓 秋
- 136 种包谷的老人 何士光
- 146 公路从门前过 石 定
- 158 铜锣会会长——清流人物志之一 司马赤
- 167 杀跑羊 赵剑平
- 181 鼓手 戴绍康
- 192 山妖 李宽定
- 204 弟弟长成了男子汉 石 荔
- 217 春夜春雨奈何天 宋 渤

- 226 特殊婚姻(节选) 赵进争
- 239 黔北志异(八篇) 韩可风
- 244 亲爱的们 龚光融
- 252 逃走的罗卜 王 华
- 265 飞鼠 冉正万
- 278 洁白的雪花 黄天舜
- 287 黑土 姚 辉
- 304 在疼痛中奔跑(节选) 汪 洋

散 文

- 316 散文二题 秦 川
- 323 遵义的春天 雪 舒
- 325 时间的感觉 荒 沙
- 327 我真正当了裁缝师傅 文 蒙
- 331 湘江情 云 山
- 333 无锡的蠡湖 石永言
- 337 古道茶亭 伍本芸
- 341 美是难的 袁仁庆
- 344 彩色的溪流 唐流德
- 355 味道之道 贺黎明
- 359 人生二题 黄先荣
- 363 我骑着马儿过草原 毛有为
- 366 老屋的太阳 冯先政

诗 歌

- 370 山中月(外一首) 廖公弦
- 372 沙滩 黎焕颐
- 374 乌江问答 漆春生
- 376 刘二山鸽子 陈谷一
- 378 呼声(节选) 李发模
- 383 我和小草 周嘉堤
- 384 桐花三月 刘大林
- 386 凉辣椒 郑德明
- 387 遵义抒怀 林茂莹 林茂前
- 390 我是支柱 陈春琼
- 391 乡情 杜 若
- 393 编后记

两个不幸的友人

段雪笙

—

1927年冬天，我居住在南京城北一间破瓦屋里，因为穷愁的关系，得了胃扩张，以至食量大减，每顿只能吃饭少许。饭后，胸部紧张，反胃，呕吐。

胃病的难过，怕只有患过胃病的人才有经验知道，好比初恋的滋味，只有初恋时的人才知道其中的味道是一个道理。饮食是健康的人在日常生活中最快感的一件事。得下胃病后的我直视啖饭为畏途。当食以前，便恐惧食后的难过。食后便是痛楚的来临。

有时当胃病极剧之时，把胸紧贴在桌上或被上，以求减轻胃的痛苦。恰巧房东和包饭作的老板走了来追讨房饭的欠债，债病交迫，无可奈何！触到人生是痛苦，是乏味，是悲哀，是愤嫉……总觉得卸了生活的外衣，比载上衣食住和病痛的担子要好些。

在病患中，在烦恼中，思想是最纷纭复杂的；有时耐不过痛苦，想跑到鸡鸣寺去投井，以求解脱痛苦；有时想耐着痛苦，挺着身躯去与恶的环境奋斗，削平社会上一切不平等的事情；有时想缩小影子，藏匿到深山里去，消除病患，减免他人的压迫。有时想……真是奇想百出！万感丛生！

但结果理想终于是理想：走到胭脂井边去，俯视着深深的古井，及井中映象的飘渺浮云，参差树影；凭吊一回，唏嘘不已！复抱着怯弱颓丧的心走了回来。至于挺着身躯去削平人类不平，肥遯往深山中去采薇而食这些梦，终于是梦；仅留在记忆里，作为沉默回忆时自怜自笑的资料。

当时，和我往来的朋友，一个是在下关工人夜校当教员的易趣园，一个是沦落去来的夏力人。趣园日里在工厂作工，夜里在夜校上课。因

为时间的关系，故我们少有一会面。

和我往还最亲密的，只有力人一人。日常不是我到他那死寂的古庙里去，便是他到我的萧疏破屋里来。

力人是住在北极阁上的庙里。他贪山上的空气清洁，房饭俭便，故他在那里已住了半年。

一夜，北风甚紧。残冬的寒月冷清清地挂在幽邃的天空上。我如入定的老僧似的，枯坐在破屋里；把一座闪眼的将涸的煤油灯吹灭了，看着寒冷的月光在破屋外的土阶前推移。

凄厉的寒风，吹透了我单薄的棉袍，好像我的赤心都被它吹冻了！我想：“我此时的身心，不是死灭了的吗！？你看阶前的枯草，洁白如霜的月色，冷静灰黑的屋瓦，皆是全死灭的了。四围四围，一切一切，皆是死灭！……”

主人的房门开了，一头黑犬由门内跳出来，立在阶前，迎着寒影，狂吠几声。我方才由这死灭的枯寂的空气里生苏过来，我觉得一切皆要比以前生动一点。

我想这样的枯坐着自甘寒寂，听任四围死寂的雾气来包围我，来戏谑我，不如出去走动一下，增加点生气和体温来抵御这寒凉与戏谑的好。

我于是走出门，埋着头在大学旁边一带马路上走。寒月和路灯的光辉浴着我的身子，在马路上映现出长短浓薄不同的两个人影。我一步一步地踏着短的黑影走，看着长的头影在墙壁上，在篱笆上摇晃。

“到哪里去？到酒店去买醉消寒？不能！不能！囊中没有钱。到浴室里去洗个身，或者去喝一杯咖啡吗？横顺要有钱，没钱如何能！？……我呀！喂！已到了穷途末路了。失业将近一年，这一年以来，千磨百折，受不尽的苦楚。虽想自己振拔，打出一条生路，以自救救人；怎奈不幸的气运，事事与我为难。不仅没有救人，而自己亦几乎无法救活。亦曾依着趣园去教过几天书，也曾在胜记印刷公司去当过几天校对，在和记打蛋厂去做过几天工，但皆因事与病的牵累，做不上半月又辞退了出来。近三月来，天天在这北城一带马路上走，与我穷状相似的人，和朝夕在街上寻残羹败骨的几只丧家之狗，皆把我认熟了。卖烧饼的老

头子,和一个衣服褴褛,披襟露肘,面目青瘦的失业工人,我们一会面,便打招呼。那种不能言喻的恩挚之情,我一想到,便要落泪。那卖烧饼的老头子,在赊欠上对我的补助,更使我铭心不忘。我有时在步道上走,有几家贵宅的肥狗,当我行过宅门时,它那毒恶的眼光,与咆哮的狂吠,不能不使我顿生仇恨之念,忍性不住,想即刻打将进去,把朱门贵户踏平,诛灭了这些眼内无珠,仗势欺人的癞狗。过后一想,我仍是原谅了它们,念它们要保持自己的生活永远安宁,自然要卫护主人的产业。一旦被如我这类衣服褴褛,形状单寒的人,打了进去,劫了它主人的金银;摸了进去,偷了它主人的财宝。它将要受间接的影响,或者竟至于挨打被逐。唉!这些以往的事,不想了罢!不想了罢!想来也着实无味。现在横在目前的问题,是今夜走往何处去?时间已经不早了,大学钟楼上的钟,短针已经指在十一点上,再过一点,就是明日的时间了!唉!我这样孤魂野鬼似的飘流瞎窜,走到何时,走往何处!?……喂!我已成了幽灵,无人过问……走到何时走往何处!?……”

我一壁走,一壁想,埋着头窜;忽然听着犬吠,我以为又行近朱门华宅了!抬头一望:萧疏的篱落,冷森森地,银白的月光,洒在屋檐的四面。主人的黑狗,在扬声相迎我。

“是进去好?是不进去的好?进去,仍然是死气沉沉,空空洞洞的一间房。即便是躺上床去睡,也不过把单薄的被,和头和脑的包住,蜷着腿摆在木板上。未必凄厉的寒风与冰冻逼人的空气,能让我安静地睡一觉?不进去吗?又往何处去呢?近处几条马路已经走完了……如何呢!?……”

月影又推移过去两沟瓦了。我仍呆立在门外思想。

“……还是不去的好。屋内冷静得阴气袭人,坐着睡着皆乏味。不如到山上去找力人谈谈,他还可给我许多力来燃烧将死的心。若我们能谈到心热时,岂不是寒也消了,愁也灭了?去!决定去力人那里。今夜这个寒宵,准备在他那萧斋里消磨去罢!”

想定后,我于是向北走去。行过铁路,即是上山的小道,山茶和白杨所遮住的石级,已经长满了干黑色的霉苔。不过经冬的枯苔,是不滑足的。踏足上去时,微闻吱吱地磨擦声而已。

山茶和白杨被北风吹得赤条条的没有一张生叶。山茶虽结了不少的花蕾，但它们好似失了乳的婴儿，瘦小得可怜，能不能开出肥茂的红花，有谁能说呢？

月光照着杂树的枯条，投着瘦长的影子在石级上。我一级一级地往上走，空寂地悲凉地气氛，由山上一层一层地积压下来。什么声音都没有。静至败叶由枯枝上掉下来的微响，皆辨得出。

走到半山时，腿部微觉酸软，想歇一歇再走上去。于是，掉身向南，坐在一个小石上。

青烟像绒毡似的，卷曲流动着铺在人们的屋顶上。濛濛树影，十万人家，或隐或显地沉迷在青烟里。靠江那面极南的地带，如层云似的白雾，纤徐环绕着城边，在江上飘渺。

城北一带的灯火绝少，只有马路上的路灯，和洋房里间或透出来的红绿纱灯，萧萧疏疏散点在青烟中。南城之灯火极盛，如贵妇人们裙边上所嵌镶的珠边，闪烁晶亮得发光。

“云烟笼罩中的古城啊！你受了数千年封建制度的传袭，你受了近代资本制度的突击。你躲不开历史车轮的转动，而谢绝这位兀突的来客，脱了你那件宫装的外衣。现在啊现在，你迎接进来了这位远来的海外客，你仍要保持封建的门面。我细看你石砖包砌着的心脏，好似各时代历史博物馆所陈列的一样：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老农；有坐纺车抛单梭的女工；有钢铁业电气业的新式工人；……有最古式的绿呢大桥；有最新式的摩托车；……我呀，亦是你心脏中包藏着的一个动物，但我是什么呢！我代表什么呢！我无财产，我无职业。我没压迫过人，人却压迫过我……我呀，究竟代表什么呢！我这样不同不样的怪物，是孤魂吗，是野鬼呢！啊！啊！……”

我坐在石上，凄然独叹了一回才慢慢的走上山去。

寺里黑魆魆地比马路上半山里更觉孤寂，阴森的尘土气窒人鼻息。我好如埋葬往土坑里去的人，四围皆没抓住一点儿舒适。走到东廊下力人的屋外，月影斜射在屋檐上，几个蝙蝠绕来绕去的在檐外飞。

当我推门进去时，一盏幽绿色的煤油灯在桌上微微闪光，书籍纸

片，墨水瓶，手巾，很散乱的摆在桌上与幽然的灯光作伴。

力人睡在一张无帐的木板上，闭住两眼。一床无包皮的棉絮盖在他那瘦骨支离的病体上。他把左手来枕在脑后，右手放在棉絮外不停的画字(?)。听着推门的声音，他把紧闭住的双眼张开，盯着那黯然的灯光。

“力人！”

我呼唤了他一声。他即刻就把棉絮推开，一弯足就站了起来，很欣然的走来执着我的手，如离别多年一旦相逢的故友似的迎接。

他那不常见的欣然之色，使我欢喜，也使我惊讶。因为他有如此的面色，的确是不常见。

待我坐到那张对着床的木椅上时，他那副欢喜的脸，马上沉了下去变为凛若冰霜的脸了。

他很兀突地从屋中走回木板——床——上去坐着，仍把他那失常的尖锐的目光射着煤油灯。

“又三四天不见了，近日怎样？”

他听着我谈话的声音，把尖锐的目光掉换过来瞪着我。我十分惊惧他那神气十足的目光。

“啊！啊！”他无意义的说了这一句。

我知道他没有听明白我的话，我又补说一遍：

“三四天不见了，现在怎样？”

“是的，的确是三四天不见了。怎样吗？没有怎样，还不是与三四天以前一样的。其实像我这样的人，漫说三天四天，就是三月两月，三年两年，再远一点说十年八年后见着我，还是一成不变的。这三四年来，不只我没有变，就是四围的环境，也一样没有变的。凛冽的北风，霏微的冬雨，仍不时在起，不时在落。寺里的钟声，室中的静寂，不是与三四天以前一样的轻敲，一样的静？！朋友！你听！虽然，我的躯壳摆在木板上，但我却不曾熟过一点钟的好觉——在这三四天里——假如我这几天的思想若能是有条理的话，怕我已成了一个有所发明的思想家了！但是，糟杂的胡想，有什么长益！？这三四年来，古今中外的人事物相，皆被我想遍了。结果仍一无所得，徒使脑子发胀而已！唉！人生……”

“你是有家信来的吧！”

力人听了这句问话，如受伤的野兽似的，把凶利的眼光猛刺我一眼，就掉头转去望着那书籍纸片狼藉包围住的煤油灯了。足足待四五分钟才慢慢的回答我。

“嗯！”

在他说未说先叹的时候，我很失悔不该如此问他。他之不喜欢谈家事，不是我不知道的。

“你还在代我注念家庭吗？我是没有家庭的了！家庭也许还在系念我——虽对我不满——我已经视它为一个万恶的集体，决意与它脱离了。半月前，一个南来的同乡来访问我，和我说了半日的话，知道我的家庭更糟得不成样子。父亲又讨了第八个姨太太，把第五个送与姓乌的军长去了。母亲不知如何缘，把三弟寄拜与王部长，想在财政部或交通部去找个差事。你看这种透骨可耻之事——人所不做的事，我的父母做到了。唉！这还是小事，还有……不说……好罢！干脆说出来，有什么不可以对人言的事呢？还有一件事——我的父亲——在秋初的时候，因矿坑的工人——矿坑是我家开的——请求改良待遇，增加劳银的事而罢工，他在滦州去请了一营兵到矿坑来，杀了三个矿夫代表，开除了一百多名矿夫。事情到如此平息下去，可是他的心啊……唉唉！不说了罢！这就是我的家庭！我不愿说的万恶家庭！”

力人谈至此，便将右手举起擦擦他红润的眼睛，徐徐的横躺上床去。

二

幽暗的灯光，照在力人的脸上。他那副土白的脸，因为这灯的光耀，显出油绿的浮光，越发面无人色。

我想走上前去安慰他一番。但又想可以不必，因为安慰人是白费气力。我所要用来安慰他的话，不一定是他愿意听的。人与我不是一体，故人我间有万重云山的阻隔。想打破万重云山去沟通我与人之心，怕我没有偌大本领！嶂翳不除。而欲藉自己的酒杯，消他人块垒，真是隔靴搔痒，不中要害。他人倍加烦恼，自己白费气力。

自己的心中仔细想了一阵，以为去劝劝力人，固然是不关痛痒的安慰，不做为佳；但眼见着支离病榻的好友，因谈及家庭琐事而悲愤伤心，心中却也难过。不禁自己亦落下同情泪。

“天呀！为什么把我们穷人聚集在一处！天寒日暮，穷病交加，相对愁绝，如何如何！？倘若我的境遇比他好点，或者单是他的境遇不坏，我们亦可互相帮助，不至相对愁绝，相见唏嘘。纵然是我们命该如此，也可听我们去飘零，天南地北的各去沦落。如何偏要相聚在这古城下，如胶似漆的分不开手。现在大家的穷境一天比一天增加，他的病也一天比一天厉害，这将如何是好？天呀！唉！……”

他静静地躺在木板上，无所思想似的。我则一边流泪，一边想我们二人的困境，不觉大家沉默了一点多钟没有说话。室内比什么也冷静。我坐在椅上见着两只小鼠，由壁上跳下来，慢慢的在桌上爬着寻找食物。它毫不惧人地把两只足搭在煤油灯座上，尖锐而贪欲的眼光在桌面上摇闪，翘着它那疏稀的鼠须，做出藐视傲慢的神气。

“咳！”

我咳了一声，小鼠偷偷地隐去了。书屋里的沉寂，被这一声咳搅破了。

力人亦把呆板的身躯坐了起来，将眼睛注视着在屋梁上停住了的小鼠，小鼠亦注视着他，四只尖锐的眼光，相互的闪烁。

“屋里的小鼠，胆子真大。”

我想把这句话来引诱着力人，使他由空虚沉寂中，得到一些儿生意。

“是，鼠子的胆子很大。”

他答应了这句极简单的话后，又缄默不言。我很局促不安。

“我的来意，是想在他这儿觅点热力，偏偏他今夜更比我还冷静。早知如此，我孤坐在我那破屋里还要好些。既是来了，又不好即刻走了回去；我走了，他今夜如何消磨得过去？好！我总得要沉住气，与他畅快地谈一谈，使他得点安慰，我亦藉此以消灭沉寂，岂不是好？”

我待了好久才慢慢向他道：

“力人！我今夜觉得你的脸色，要比前几日好些。”

“是吗，不见得罢！”